

牧

津

牧津卷之二十二目

砥筭

吳隱之

李恂

羊茂

辛術

謝謨

鄧攸

胡威

孫謙

沐並

高慎

趙軌

孔覲

王暢

傅昭

牧津

砥筭

卷二十二

二

陸績

二見

洪矩

江秉之

檀敷

周鎮

褚炫

褚瑤

時苗

蔡樽

何遠

樂法牙

二見

裴潛

二見

庾華

王洪軌

房恭懿

沈文秀

劉懷惠

羊敦

王思政 二見

皇甫無道

裴寬

王禹偁

包拯

凌冲

畢仲游

申徽

祝天貺

馮履謙

魏中孚

王璉

李白

戴鵬

范希正

胡壽安

王勳

衡世瞻

吳廉

牧津卷之二十二

砥躬

明山陰祁承濬輯

吳隱之

吳隱之爲廣州刺史。此池包帶山海珍異所出。一篋之寶可資數世。前後刺史遂多贖貨。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懷無厭之欲。隱之旣至。語所親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廉。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

當不易心。在州逾厲清操。帷帳器服皆付外庫。常食不過菜與乾魚。及歸妻錮氏。實沉香一片。隱之見之。卽投於湖。復爲晉陵太守。妻自負薪入爲左衛將軍。冬月無被。嘗澣衣。乃披絮。勤苦同於士庶。後爲度支尚書。以竹蓬爲屏風。坐無氍席。

一篋可資數世。隱之終不易心。沉香一片。何足爲累。總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意在斯乎。

李恂

李恂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後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芻之屬，一無所受。後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詣洛陽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饋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

清操一如刺郡，至拾橡實以自資，傷哉貧

也。

羊茂

羊茂爲東郡太守，冬坐白羊皮，夏處丹板榻，常食乾飯，出界但具鹽豉。

苦節不可貞。

辛術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淮南經畧使，朝廷以犯辟，郡守貲財及奴婢百口，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邵聞之，遺術書曰：昔鍾

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玕委地、足下
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

真足廉頑、

謝謖

謝謖爲東陽內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
百、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

劉寵高處、不在一錢之選、數多未便爲媿、
但恐無若耶山中父老之言耳、

鄧攸

鄧攸爲吳郡守，載米之郡，俸祿無所受，唯飲吳水而去。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懽悅，爲中興良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萬，攸去郡不納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中發去。吳人歌之曰：統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鄧攸拖不留，謝今推不去。

伯道棄兒若塵土，自是殘刻人，清亦何足言，惟爲政大得民心，又清而不刻，不知何以能倒行逆施乃爾。

胡威

胡威字伯武，一名穉。父質爲荊州刺史，以忠靖著稱。威自京都定省，家貧無車馬童僕，自驅驢單行。旣見父，停廨中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爲裝。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以爲汝糧耳。威受之，辭歸。帳下都督先請假還家，未發，陰資裝於百餘里，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旣知，乃取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以白質，質杖都

督一百、除吏名、其父子清慎如此、威由是著名、遷徐州刺史、後入朝、武帝語及平生、因歎其父清、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爲勝耶、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

胡伯武父子砥行、足表頽風、但帳下都督之陰爲資裝、威旣不能早覺、而賜絹謝遣、則亦已矣、質且杖而除其名、吾猶以其清恐人不知也、

孫謙

孫謙爲錢塘令，御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道載縑帛以送之。謙曰：辭謙每官去，輒無私宅，借空車廡居焉。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床施簾條屏風，冬則布被莞席。

居官若欲盡職，潤屋潤身，原非所有。如此乃成其居身儉素。

沐並

沐○並○少○爲○名○吏○有○志○介○嘗○過○姊○姊○爲○殺○雞○炊○黍○
而○不○留○也○爲○人○公○果○不○畏○強○禦○貢○初○中○爲○成○臯○
令○校○事○劉○肇○出○過○縣○遣○人○呼○縣○吏○索○橐○穀○見○
未○辦○肇○人○從○入○並○之○閣○下○响○呼○罵○吏○並○怒○因○躡○
履○提○刀○而○出○多○從○吏○卒○欲○收○肇○肇○覺○知○驅○走○具○
以○狀○聞○有○詔○肇○爲○牧○司○爪○牙○吏○而○並○欲○收○縛○無○
所○忌○憚○自○恃○清○名○邪○遂○收○欲○殺○之○得○減○死○刑○竟○
復○吏○由○是○放○散○十○餘○年○至○正○始○中○爲○三○府○長○吏○
時○吳○使○朱○然○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

東斫材，牂牯人兵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言
共食來，後熟者荅言不也。呼者曰：汝欲作沐德
信耶？其名流布，播於異域如此。爲長吏八年，出
爲濟陰太守，召還拜議郎，年六十餘，自慮身無
常，豫作終制，戒其子以儉葬。至嘉平中，病甚，臨
困，又敕豫掘塋，戒氣絕，令二人舉屍，卽塋，絕哭
泣之聲，止婦女之送，禁祭弔之賓，無設粟米之
奠。又戒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妻子皆遵
之。

德信是好奇人，故始之收聲，似任氣而後之戒子，似詭激。詔書所謂自恃清名，乃其定評。

高慎

高慎歷東萊太守，其妻謂曰：君累爲宰守，何不爲蓄以遺子孫。慎曰：吾之勤苦以清名爲基，以二千石遺之也。

清名爲基，躬範可遺後世，第不當有意立名耳。

趙軌

趙軌少好學，有行檢。其東隣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還其主。戒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機杼物，不願侵人。汝等宜以爲戒。隋文受禪，爲徐州別駕，考績令入朝。父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杯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杯水奉餞。軌受飲之，復爲原州司馬。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暴人禾。軌駐馬待明，訪知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聞之，莫

不改操

名檢須自矜肅、還落棋、酬暴禾、軌雖慄慄
乎有意以修名、然亦可爲苦心矣、非機杼
物、不願侵人、斯言良可思法、

孔覲

孔○覲○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已○任○口○吃○好○讀
書○早○知○名○歷○位○御○史○中○丞○江○夏○內○史○性○真○素○不
尚○矯○飾○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
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覲見之。僞喜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乃去。覲後爲司徒左長史，道存代覲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郎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耶？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未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就貨之不聽。吏乃載還。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

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孔思遠是真率人，而必欲載米還道，存非直過矯，亦以不如此不足服其焚燒輜重之心耳。○孔公如此刻厲人，乃世稱其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楊秉三不惑，公不免其一矣。豈以引人着勝地乎。

王暢

王暢爲南陽太守，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

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從
暢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循道行
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府君不
希孔子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無乃皎然自
貴於世乎、暢曰、昔公儀休注○魯國葵、去織婦
孫叔敖相楚、其子披裘刈薪、以約失之、鮮矣、聞
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暢雖不德、敢
慕遺烈、

矯弊不可無奇行、暢欲以太守挽奢靡之

牧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九

俗自不得不過於刻勵。然劉表之言更爲近道。

傅昭

傅昭爲安成內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間，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騰空而去。有頃，風雨忽至，飄郡廳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真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旣不納，又不欲拒，遂餒於門。

側遷臨海太守郡有密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
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困與百姓共之大可喻
小乃教勿封縣人嘗餉粟置絹於簿下昭笑而
還之昭所蒞官嘗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
廷無所請謁不蓄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
以書記爲樂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
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去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
居身行己不負閭室類如此昭少時於朱雀航
賣曆日雍州刺史袁顓見而奇之顓嘗來昭所

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顛嘆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後爲丹陽尹袁粲主簿粲每經昭戶輒嘆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

清曠之度可以函蓋一世然餒魚與埋肉則近於蹊刻矣

陸續

吳郡陸續爲鬱林太守歸過洞庭湖舟輕載黃石壓之謂之廉石

舟輕載石，自是賢太守佳話。然當時洪矩以廬江守而載土實船，江革從會稽還而實以西陵之石，則廉石不獨在績矣。

洪矩

洪矩，吳時爲廬江太守，清儉，徵還，船輕，皆以載土。

載土亦大費人力。

江秉之

江秉之，宋少帝時爲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

徵爲建康令，爲政嚴察，部下肅然。後爲山陰令，以在縣有能，出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卒於官，所得秩祿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饑寒，人有勸其營田，正色荅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留以付庫。

三爲令，兩爲太守，寬嚴簡約，各見其長。書案之留，不足爲公稱美事。○親故旣當沾惠，妻子獨當饑寒乎？施由親始，此語可念。

檀敷

檀敷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敷少爲諸生時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以郡守非人輒至棄官便是奇士但家貧志清有何物力可立精舍抑豈門人所立者乎

周鎮

周鎮清約寡慾，所在有異績。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注，泊清溪渚。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無坐處。導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卽啓用爲吳興郡。

罷郡而還，坐漏舟中，行李蕭然，安得所在不有異績。

褚炫

褚炫少清簡，從兄彥回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

乃十倍於我。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前後三爲侍中。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交游。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卒無以殯殮。年四十一，贈太常，謚貞子。

廉勝獨立，知弟莫如兄。彥回將一家物復予人，視此能無內愧否。

褚瑤

褚瑤爲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子中庶子羊道乞土宜，瑤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南之美，惟竹箭最直而有節，幸堪歲寒。羊道密令人視之，舟中惟竹筥一枚，蘆席數領，遂啓用。瑤爲昭信中郎。

意况自是佳士、

時苗

時苗爲壽春令，始之官，薄輦車，黃犝牛，布被囊。

居官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謂主簿曰：「令來時，本無此犢，犢是淮南所生也。」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其母，苗不聽，時人以爲激。」然由此名聞天下，遷爲大官令。羊篇歷官清慎，育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篇卽太傅祐之兄子，封鉅平侯。有羊暨爲青州刺史，暨牛產犢，及遷以官舍所生，遺之而去。又有王遜爲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鄆中所產。

牧津

釋名

卷二十一

七

留犢事見記載凡四、當由時苗作俑、遂爲
千古佳話、雖然、昔人謂官署育兒、亦謂是
淮南所生也、留之淮南否、事果近於矯情、
要以古人多借事以礪節、取其意可也、

蔡樽

蔡樽初爲吳興太守、不飲郡井、齋前自種白苧
紫茹、以爲常餌、詔褒其清、
○此○亦○趣○事○

不飲郡井、則必取之於家鄉、將如李衛公
之置水遁乎、過於矯矣、嗟乎、末世非矯亦

何由得褒其清、

何遠

何遠、梁武帝踐祚時、爲武昌太守、遠本個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人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他事率多如此、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後爲武康令、愈勵廉節、正身率職、人甚稱之、後擢爲宣城太守、

牛渚
卷二十二
五
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始興內史，遠在官田秩奉錢，並無所取。歲暮擇人尤窮者，免其租調，以此爲常。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政狀。帝每優詔荅焉。其清公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饑寒如下貧者。

何義方前俠後廉，似有矯矯拔俗之志，而始終一節，儉於律已，惠於及民，不見可欲，使心不變，易也。見可欲而終不變其心，非識力過人者不能。

樂法牙

樂法牙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將至百金，懸曹啓輪臺庫。武帝嘉之，曰：居職若斯，可謂百城表矣。

廉則廉矣，不審建康令舍常奉之外，別取於民乎，抑蚬而後可乎。

裴潛

裴潛每之官，不將妻子。妻子貧乏，織藜苧以自供。爲兗州刺史，嘗作一胡床，及其歸也，以床掛

壁而去。

與江乘之留書案之意同，頗近於矯，但之官不將妻子，是第一快事。

庾萼

庾萼仕齊爲驃騎功曹吏，永明中，使魏和親還，拜散騎侍郎，後爲荊州別駕，前後紀綱皆致富，饒萼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饑寒，齊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累遷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

百姓凶荒，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

爲郡丞，乃至。經日不舉火，廉吏何可爲也。既守公祿，定不應至此。或以不如是清名不立耳。

王洪軌

王洪軌爲晉陽太守，多昧贓賄，爲州所按，大懼。棄郡奔建業，後爲青冀二州刺史，悔前所爲，更

物洋
卷二十一
勵清節。州人呼爲虜父。使君言之。咸落淚。
拈此可爲自新者開一法門。

房恭懿

房恭懿性沈深。有局量。達於從政。仕齊歷平恩令。濟陰守。並有能名。會齊亡。不得調。蘇威薦之。授新豐令。政爲三輔之最。上聞而嘉之。賜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賜。分給窮乏。未幾。復賜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賑貧人。上聞而止之。時雍州諸縣令。每朔朝謁。上見恭懿。必呼至榻前。訪以理。

人之術蘇威重薦之超授澤州司馬有異績賜物百段良馬一匹遷德州司馬在職歲餘虛愷復奏恭懿政爲天下之最上甚異之復賜百段因謂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體國愛養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廟之所祐助豈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卽拜爲刺史豈止爲一州而已當令天下以爲模範

恭懿之治三輔其爲天下最者史不述其政理之詳而但敘受賜分惠之槩要以深

沉有局量人定不止爲清介自守之士

沈文秀

沈文秀初爲郡主簿稍遷青州刺史慕容白曜破青州文秀取所持節衣冠儼然坐齋內亂兵入曰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執而輟送於白曜左右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遂鎖送京師宥死待爲下客顯祖重其節義稍亦加禮拜爲外都下大夫累遷持節平南將軍懷州刺史是時河南富饒人好奉遺文秀一

無所納卒守清貧在州數年卒

持節不拜而竟拜官蘇武節當不如是廉
其小節矣

劉懷慰

劉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參軍父乘民死於義
嘉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弟
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時太祖欲置齊郡於京
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
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

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
又手敕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
一口、懷慰至郡、修治城郭、安集軍民、墾廢田二
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
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且食有餘、幸不
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

辭一斛新米、何必著廉吏論、但其勤政安
民墾田灌溉、此真廉吏之實政、

羊敦

羊敦性尚閒素學涉書史以父靈引死王事陰
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有非法終
不判署歷遷廣平太守治有能名姦吏跼蹐秋
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饉家饋未至使人外
尋陂澤採藕根而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
米以供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疋
藕根恐其屬有主之物柰何要其公平正
直非法終不判署持執自不可及

王思政

王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爲荊州刺史、命都督
蘭小歡督工、繕修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
密送、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
有私、悉封金送上、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常以
勤王爲務、不營貨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
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
病辭家、况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
私耶、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憂公忘私、自然不爲身家計、但思政之不

營家更自有先幾之見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仕隋、歷官右武衛將軍、煬帝遇害、乃與段達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母妻、斬關自歸、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時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詔無逸持節巡撫、得承制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法令嚴明、蜀人以安、後出爲同州刺史、徙益州大都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閣、不通賓客、左右無敢出入者、所須皆市易

他境嘗按郡宿民家，鐙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其廉介類如此。然過自畏慎，每上表疏，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母是時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贈禮部尚書，謚曰孝。

與段達立越王，斬關歸高祖，撫蜀嚴明之政，蜀人以安，則此公非僅僅清謹自持者，何以畏慎之過，一至於此，棄母於先，復不

能迎母於後、聽其久在長安、置之若忘、及
母疾而煩、君召如此而猶謚曰孝、吾所未
解

裴寬

裴寬爲參軍時、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
日登樓、見人於後、函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參
軍裴寬居也、與偕來、詵問狀、荅曰、寬義不以苞
苴汗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不敢自欺、故
瘞之、詵嗟異、乃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告

妻曰、常求佳婿、今得矣、明日聚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旣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鶴、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爲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後爲蒲州刺史、州久旱、寬入境、輒雨、徙河南尹、不屈附權貴、河南大治、寬雅性友愛、爲政務清簡、所蒞人愛之、官終禮部尚書、

瘞鹿竟得乘龍、雀屏乃收碧鶴、韋刺史之具眼、與裴參軍之砥躬、一舉成兩佳事、

王禹偁

王禹偁出守滁州、閩人鄭褒徒步謁禹偁愛其
儒雅及別爲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
禹偁草繼遷制、送馬五十匹、以狀不如式、却之
顏肯爲此虧價哉、言者卒不能動、

士人組修、原非一事、可以襲取、生平砥節、
能使人主深信、則立朝自有豎立、

包拯

包拯知端州事、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
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不持一硯、拯雖

先
卷二十二
三
貴服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游宦有
貪墨者不得歸宅里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
志非吾子孫也

不持一硯不獨孝肅可能也至遺誠數語
真欲以清白遺子孫彙影之間自當惕然

凌冲

凌冲爲舍山令一介不取見歸裝有一砧石詫
曰非吾舊時物也命還之

砧石大碍行李然遇鬱林太守卽取以實

船矣。

畢仲游

畢仲游爲開封府推官，出提點河東路刑獄。韓
縝以故相在太原，按視如列郡。縝奴告有卒剽
其衣於公堂之側，縝怒，將寘卒於理。仲游曰：「奴
衣服尠薄，而敢掠之於帥牙，非人情也。」取以付
獄治，卒得免。太原銅器名天下，仲游獨不市一
物，懼人以爲矯也。且行買二茶匕而去。縝曰：「如
公叔可謂真清矣。」

畢公叔自是守正之士。若不市一物。非矯也。瀕行而特買二茶匕。此真近於矯矣。

申徽

申徽爲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餉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食以自戒。及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於人。慨然懷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適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如此砥礪。那得不成廉吏。然亦何必藉楊

震爲戒哉、此與趙清獻欲絕慾而懸父像於私室者同、要以人生受根有濃淡、不得不用對治之法耳、

祝天貺

宋城主簿祝天貺、勵已如冰玉、百姓呼爲裹頭冰、天貺去後、和甄來尉、頗得天貺餘味、加以文儒、民間語云、去了裹頭冰、却得一段着脚琉璃、薄尉之廉、甚難其人、然民間輿頌、亦當察

其情實、

馮履謙

馮履謙七歲讀書數萬言、九歲能屬文、自管城尉、丁艱、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謙集縣吏遍示之、咸曰、維陽之美者、甚嘉也、謙謂縣吏曰、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著之章程、吾劾官、但以俸祿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清水見底、明鏡照心、余之劾官、必同於此、復書於使者、乃歸之、聞者莫不欽尚、官至駕部郎中、

故人一鏡受却由我何必鋪張乃爾此君
大爲名根所累

魏中孚

魏中孚爲永州判官清潔自好同官有興作製
器用之物中孚未能無意每欲爲之先令匠作
者計工用若干費各具公私之數呈輒判以且
休且休及解官檢一任所供且休且休錢不知
省幾千百緡

仕路中製器當以此爲法不惟可以養廉

扶津

砥躬

卷二十二

七

且免剝下之累。

王璉

王璉、洪武末、以賢能薦、知寧波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

埋羹太守、意在不兼魚肉、則一味亦定不埋、尚亦近情、

李白

李白爲虞城令、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下車嘗

之筦爾笑曰我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
爲甘泉蠡丘館東有三柳往來憇之飲水則去
行路勿剪以比甘棠

苦水忽變甘泉宇宙大矣何所不有古人
定非欺我但以臨化夷古今竟不多見何
耶

戴鵬

戴鵬洪武初知會稽縣器度弘深清修自守時
信國公湯和軍四明趣郡縣供饋期限甚嚴鵬

率民步行往餉、日晡、饑甚、從者進餅餌、固却不受、掬道傍水飲之、一日休于縣廨、忽雷震几案、火焚書牒、左右驚仆、鵬神色自若、徐曰、撲滅之、及秩滿、父老擁塞於道、舟停三日、乃得行、

饑却從者之餅、未足爲清廉、安視震案之雷、真可占器度、

范希正

范希正、宣德中、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蒞政嚴明、果斷有方畧、歲乙丑、山東旱饑、大理丞張驥

奉 敕撫安、先是希正勸借富民粟數萬石、選
有操行者收賦倉廩、是歲賴以活者幾千人、驥
上章請復設曹州、且薦希正爲守、上允之、初希
正爲令時、速職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
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
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希正收其金、明
旦出召彬、彬懼而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
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卽領汝子昨
暮遺我之金、其父赧愧、領金而出、正統甲子、述

職賜璽書獎勞給路費而還及是作守召里老
諭曰昔陳彬持金遺予不憚路遠然雖小民之
誠終爲私也今予復新州治露坐荆棘汝以予
意道之出遺我之金助此公事誠爲義舉耆老
道意彬卽應曰我兄弟分異三載前金貯而不
分俟侯陞任乃復遺侯今當如命由是與彬同
志感其德者莫不慨然樂助有持金來助者希
正必會僚屬入之公署學校壇廟靡不營建城
池街市靡不區畫規模宏遠制度精密

索却金而治州廨、避形跡者、必不肯爲、此君名根之淡可知。

胡壽安

胡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縣、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怒曰、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侈爲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爲吾累乎、三載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柰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

之義而不念乎、嘗於是思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操守爲志、及登仕路、則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敗身家者、比比焉、矧婦人小子輩、其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搔目之物、蠱其性、彼必欺吾而取之、借使僥倖不露、吾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佯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累身也、

亦刻意修名之士、然謂携家便至行賄、則古來廉吏、豈盡無家者乎、人顧自處何如

耳

王勳

王勳少爲諸生入太學銓授涑水知縣剛正有
守正德初中官用事有歸葬其親衆閤會葬所
過州縣競事奢媚勳居縣署不爲禮瑾聞之怒
欲立加顯禍時中官有家於涑水者屢以勳清
廉爲解瑾倖遷卒入縣署覘之室中蕭然惟衣
帶掛壁婦子紡績爾瑾始信其廉犒以肉帛勳
分給里甲一無所畱詭言曰令衆感公之惠時

優伶有進戲御前者，一鬼躍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畏，忽傳呼王勳來，鬼亟趨避之，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鬼皆怕，由是勳廉名徹於內廷，且令吏部移文爲天下諸官式，擢知汾州，勳堅持廉操，終始如一，無何去官歸來，躬耕食力，不履城市，幾三十年，始卒，崔文敏公嘗稱王汾州之廉介，苦節不可及。

剛正有守者，何以見知於御前之優人，豈直道在人心，不可泯乎，幸有躬耕食力，三

十年之苦節在。

衡世瞻

衡世瞻岳爲潮州府同知。岳約已惠民，自嘗繫外，餽遺一無取。嶺南間翕然稱其廉。遷西安府知府，再補慶陽，益以清白自勵。民愛之如父母。僚友諸婦嘗會飲，岳之內子與焉。在席者，金鈿綺繡爛然，而公內子荆釵布裙而已。旣罷，頗不樂。岳曰：汝坐於何處？曰：首席。岳曰：旣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慶陽人至今以爲

佳話

淺○視○之○此○語○若○以○解○嘲○深○味○之○此○言○實○以○醒○世○

吳廉

吳廉授知卽墨縣、蒞官約已黜情、專意愛民、節用、縣故有供歛、悉斥去、顏廨隻僕、窶窶焚立、揭書座屏上、與其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與其益於家、孰若無損於其民、其子往省之、謂曰、吾有牧任、當勞民勸相、不爲私營、汝母願我爲適

移膠河之役、王者銳甚不能回、廉念民將轉漕、
壑執不肯發、王者持之嚴、曰、吳知縣頭可合官、
特餘事耳、朝廷命我牧民、可視其就死地乎、又
逋負停積、一時督徵、使輸相繼、下益苦之、廉格
不與、其使搆激語、請以木偶人、因爲詩以自歎、
曰、老大初更事、疑非木偶人、不應方寸地、時展
一分春、祇自懷其苦、憑誰質質真、歸田何日擬、
斗粟未全貧、遂飄然棄官歸邑、

約已黜情、是此君本色、然執持處、更見骨

牧津

明射

二八卷二十二

三十一

九

牧津卷之二十二

終